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于永铎 著 “5511”工程

长篇小说入选作品

# 跳舞者



# 跳 舞 者

于永铎  
◎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于永铎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跳舞者 / 于永铎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5.11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长篇小说入选作品)

ISBN 978-7-5505-0993-1

I. ①跳…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2437号

TIAOWUZHE

跳 舞 者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李 岩 张 波  
责任编辑: 张 波 杨 钟  
书名题字: 徐 铎  
封面绘图: 高志华  
封面设计: 林 洋  
版式设计: 张 波  
责任校对: 杨 琳  
责任印制: 阎 骋

---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442 / 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szhangbo@163.com](mailto: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

幅面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4.25  
字 数: 220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993-1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

## 项目委员会

主任 滕贞甫

副主任 何明洲 董福君 宋长利 刘明辉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晓丽 王晓峰 宁明 师强

杨锦锋 李岩 李英姿 辛敏成

张祖立 郝岩 赵振江 津子围

耿玲 素素 徐铎

## 本书编委会

主任 李英姿

副主任 李岩

委员 张波 孙海东 李健国

# 序

---

滕贞甫

这5部长篇小说是年度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的成果。

2012年，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按照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的建设东北地区文化领军城市和东北亚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强市的目标要求，组织实施了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即每年以5部长篇小说、5部影视剧（包括电影、电视剧、动漫剧、广播剧、纪录片）、1部舞台剧、1套文艺丛书为重点的文艺创作生产项目，旨在推动大连文艺的繁荣发展，加快文化强市建设步伐。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是一项导向性工程。它立足本市，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国精神为文艺创作的灵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创作生产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的文艺作品。“5511”工程是大连市委、市政府组织实施全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繁荣发展大连文艺的重要工作载体和平台。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也是一项品牌建设工程。它汇

聚全市优质文艺创作生产资源，依托大连作家森林的“下午茶”“讲评会”“记忆写作”等多种多样的展览、展评、推介、评奖、研讨，尤其是各种规模和形式的文艺评论，不断深耕城市文学土壤，涵养创作生态，推介宣传有特色、有新意的文学作品，展示大连文艺创作生产成就，凝聚人才队伍，培育扶掖大连文艺出“名作、名人、名品”，推动大连文艺走出去，树立大连文艺新坐标。

入选年度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的长篇小说，是大连本土作家创作、未经正式出版的原创优秀作品。“5511”工程评审委员会按照严格规范的评审程序，在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的基础上，由专家库抽取人选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初评上来的作品，进行认真的审读、评点、论证、遴选，终经评审委员会批准编辑出版。这些入选作品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创作视角不同，作者的身份、职业、经历甚至创作水平也不尽相同，相同的是，这些作品饱含着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关切，对生命的尊重，他们用作品着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熟悉的身边日常故事，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骨。

值此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长篇小说入选作品出版之际，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联主席）

001	第一章 回味无穷的开始
006	第二章 迟来的咆哮
011	第三章 神秘的来客
016	第四章 旧日女友
021	第五章 前缘再续
032	第六章 启蒙年代如此心酸
039	第七章 探究浩瀚的宇宙
049	第八章 万恶的金钱
057	第九章 一曲悲怆的短歌
065	第十章 美丽是一次意会
080	第十一章 恼人的情书年代
090	第十二章 友谊在颠覆
096	第十三章 最后一次温柔
108	第十四章 寻找梦里的庙堂
120	第十五章 戴着面具的官僚

126	第十六章 真实的谎言
139	第十七章 阳谋与阴谋
144	第十八章 摊牌
150	第十九章 醒着的梦和酣睡的现实
161	第二十章 交易残留的影子
167	第二十一章 青云堡
180	第二十二章 劳改队里的跳舞者
193	第二十三章 谋杀
205	第二十四章 尾声



## 第一章 回味无穷的开始

走出滨城海港，柏建新犹如钻进了蒸笼里，闷得难受，热得难受。陆地和船上的感觉不一样，船上虽然也热，但是没有这么闷。柏建新站定脚跟，擦了把脸上的汗水。面前是一群举牌接船的人，身后是出港的旅客。柏建新犹如大河中央的石头，人群在身边打了个旋，又迅猛合流，涌向远方。

先生，住宿吗？女孩子问。柏建新没理她，朝泊车点走去。女孩子紧撵几步，先生，很便宜的呀。柏建新白了一眼，刚要发脾气，猛地，愣住了，太漂亮了，身材出奇地匀称，凹凸有致，性感十足。由于逆着光，看不清她的面孔，也没好意思多看，只是凭直觉断定，她是个罕见的美女。

小妹……有特殊服务吗？柏建新问。

你需要什么服务呢？女孩子反问。

柏建新内心一动，嘿，我想……找个地方，吹着冷气……和你聊聊。女孩子靠前一步，先生，跟我走吧，我们店里就有冷气！女孩子的轮廓从逆光中显露出来，犹如一尊花瓶。柏建新顿了顿，真抱歉，我已经订了酒店。他掏出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如果你同意，我们先吃个饭，好吗？女孩子说，只要你到我们店里住，我就陪你吃饭。后一句，弱得像蚊子叫。柏建新说，我的确预订了酒店，不方便退的。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一些小费。他掂了掂皮包。女孩子白了一眼，转身走开了。柏建新追了几步，哎，等等嘛！女孩子回过头，你答应了？柏建新有些心慌，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她撒点儿娇，给点儿暗示，也许，就跟她走了。可惜，女孩子只是傻等着，并没有暗示什么。柏建新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惋惜，留个电话吧，我会找你的。女孩子说，先生，我一天都没揽着客了。柏建新的心头痒痒的，可想到黄丽

鹏，他摇了摇头，姑娘，对不起了。女孩子走过来，塞给他一张名片，先生，欢迎你去。说完，走了。柏建新有些遗憾，欲罢不能的遗憾。说起来也是逢场作戏的年龄了，怎么还如此幼稚呢？也许，远离亲人朋友，思想深处还没来得及灭绝的欲望复活了吧？心猿意马了吧？柏建新有些后悔，后悔放过她，失去了一次猎艳的机会。如果把她带到住地，放纵一下，该有多好啊。名片上印着“四季春快捷旅店”，有地址，有电话，就是没有名字。这算什么名片？柏建新随手扔了，刚要走开，耳听一声叹息，柏建新连忙捡起名片，弹了弹，塞进口袋里。

一刻钟后，柏建新来到琴海大酒店。这是第九届滨城地产业高峰论坛组委会指定酒店。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政府实施调控政策以来的业务检讨，各界将把脉调控的走向、政策微调的空间和行业的发展出路，还将对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的跨行作业等领域进行一次梳理性研讨。据悉，业界对这次论坛充满了期盼。

此时，大堂里冷冷清清，看起来，客房并不紧张。柏建新愈发懊恼不已，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来滨城之前，黄丽鹏劝他，话里话外就那么一句——你要听话。听谁的话？当然是听她的话了。柏建新思考了几天，最终，决定离开三江。他相信离开是暂时的，迟早能杀回来的。他给自己打气，也给黄丽鹏打气。黄丽鹏不需要打气，因为，提起“云鼎人家”项目，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她已经听不进任何意见了，不但踩了急刹车，还想让公司调头。柏建新劝慰自己，离开吧，她迟早会后悔的，会请自己回来救场的；离开吧，还有杨副市长呢，都把话说绝了。杨副市长说，你背着八条人命官司，不走行吗？虽然他是冤枉的，并不担心冤屈得不到申雪，不过，他害怕由此引发灾难。果真到了那个程度，就是鱼死网破了，或许，一块小石子就能打破静默，掀起滔天的风波。因此，他只能妥协，同意避避风头。

龙翔公司是黄丽鹏一手打造的。创业初期，黄丽鹏想着柏建新，想把公司落在他的名下，“龙翔”就寓意柏建新最终能像猛龙一样翱翔，即便不像猛龙，也应该像猛男。那时的柏建新简单明了，渴望成功，只是不想借助妻子的力量。他想练硬翅膀，靠努力实现理想。因此，他对妻子的好意并不领情，

甚至有些抵触，对妻子的苦心经营很不以为意，宁可去打工，也不去妻子的公司上班。那时，柏建新像只鼯鼠，在工地里转，在工地里掘土掏洞，寻找着那笔鬼才知道埋在哪儿的巨款。他根本不在意龙翔公司的发展，只在意巨款的下落。等到埋藏着巨款的地方矗立起一栋大楼时，柏建新不得不承认，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自己输了个精光。他的翅膀折了，飞翔之梦也因此戛然而止。

这时，黄丽鹃赚回了第一桶金。监狱的监舍工程竣工不久，她扛了一袋子钱回家，路上，对自己说，该教训教训柏建新了。夜里，黄丽鹃一脚踹开屋门。这一脚力道奇大，仿佛直接踹在了柏建新的胸口上。他猛地坐起来，愤怒地吼，你不能温柔点儿吗？黄丽鹃走了两步，寒气直逼过来，柏建新，你听好了，从此，你可以做梦了。黄丽鹃拍打着大衣上的雪末，又说，柏建新，你傻吗？这世界上真会有十万块钱等着你去捡吗？柏建新顿时软了下来，脸，埋在被子里了。黄丽鹃说，你看，这是什么？她抱起旅行袋，扔过来。打开一看，袋里全是钞票。柏建新惊得目瞪口呆。

建新，不用等到明年，我再挣五万块钱回来。这句话让柏建新热泪盈眶。按理说，男人在钞票面前流泪是耻辱的，可是，他居然挺享受这样的耻辱。他不顾劝阻，流着泪，数了一宿。天亮时，推醒了黄丽鹃，迫不及待地说，五百捆，五千张，五万块……他还要说，猛地，咬了舌头，捧着脸说，呜……呜……呜……

折了翅膀的柏建新回来了，没有了梦想的柏建新回来了。黄丽鹃没有看错，他就是为了翅膀活着的。有了翅膀，就能翱翔，就能在天空中划出一道激动人心的弧线。黄丽鹃曾经对杨再新副市长说过，只要他（柏建新）认真去做一件事，总能给人以惊奇。杨副市长表示认可。黄丽鹃没有料到竟然一语成谶，后来，这句话成了重新评价他的注脚。从此，柏建新带着龙翔公司上路了，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明枪暗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业绩。龙翔公司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资产扩充了何止百倍。然而，危机还是出现了。在突然而来的宏观调控背景下，柏建新翅膀沉重，显得力不从心了。黄丽鹃的突然收权更让他措手不及。怎么会这样呢？答案有许多，有银行从紧的货币政

策，有公司难看的财务报表，有员工惶恐的眼神，还有八条人命官司。但是，他坚信这些都不是正确答案，真正的答案是不可告人的。

柏建新拉上窗帘，坐下来脱鞋。这时，接到沈传金的电话，说车子需要大修，暂时去不了滨城，请他担待。柏建新捏着脚心，冷冷地说，不必了。沈主任问，那您出行怎么办？

关你屁事！柏建新吼了一嗓子，挂了电话。真气人，明摆着是刁难，让他绝了回三江的念头。恼过了，柏建新心里空落落的，不知下一步要做什么，泡杯茶？喝杯咖啡？突然，眼前划过一道闪电，映出花瓶一样性感的女孩子的身影来。柏建新后悔没把她带来，当时稍微动点儿脑筋，相信她会跟来的。不过，真的来了，又能做什么呢？和她做爱，把这一夜的寂寞打发了？

柏建新摸出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男人接的电话，问他找谁。柏建新说找一个漂亮的女招待员。男人问，你是谁？柏建新说，住店的。男人说店里没有招待员，只有服务员，一个还没回来，另一个就是他。柏建新故意问着店里的条件，正要问及女孩子的情况，突然，传来一阵噪声，再喊什么，对方都不言语了。柏建新只好挂了电话。他沏了一杯茶，端着茶杯，眼前还是女孩子的身影。看起来，没把她带来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如果灯光再暗一些；如果来点儿音乐——大提琴独奏——涩得让人战栗、迷离的那种音乐；如果音符像肥皂泡一样飘散，令人伸手可及却又懒得伸手；如果让女孩子穿件旗袍，或者干脆披一匹绸缎，踩着音符踢猫步；如果拔掉卡子，绸缎从胸膛上滑下；如果请她坐过来，坐在腿上，伏在怀里，帮着揉一揉太阳穴；如果伸出手，摸着她的头发，摸着她光滑如玉的皮肤……该多么美妙啊！耳边传来一声叹息，柏建新猛地住手了，几秒钟的沉默，几秒钟的羞涩。他扭过脸来，坚定地迎向她，让自己表现得沉稳一些。他担心不小心会变得下流，他可不是一个下流的人。他想让她明白，柏建新是一个有风度的男人。女孩子似乎在决断，似乎也拿不定主意。柏建新握住了她的手，她挣了几下，挣不开，让他握着。她紧蹙眉头，眼睑微微颤动……

耳边又是一声叹息，女孩子消失了。真是的，不过是见了一面，不过是说了几句话，就神魂颠倒了？荒诞！十足地荒诞！至少，柏建新还没有弱智

到靠迷幻来打发无聊的地步。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间。今晚，他精力充沛；今晚，他走路带风。他需要发散掉多余的热量，好比发烧时需要吃一片扑热息痛，否则会烧糊涂的，会走火入魔的。柏建新走了不到十步，一间客房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女士。柏建新停下来，做出礼让的姿势。女士从容还礼，边走边问，您，也是来开会的？柏建新点了点头，跟着进了电梯。

到了一楼，电梯门刚打开，几个人便挤了进来。柏建新皱着眉头，顾不得矜持，使劲挤了出去。他在大堂里转了一圈，找到了咖啡厅，坐在窗下的位置上，要了一杯卡布奇诺，慢慢喝，慢慢看。来喝咖啡的都是年轻人，不用问，他们都是来开会的，看举止神态，多数是小角色，谈话内容甚至谈话方式都让柏建新不舒服——活脱脱的浅薄相。如果这里是招聘现场，柏建新保证一个都不会录用，即便录用，也要剥下他们一层皮，让其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怎么能和这帮浅薄的人为伍了呢？简直是辱没了自己。

一群年轻人闯了进来，咖啡厅顿时爆满。柏建新站起来，打算离开。刹那间，有两个人抢过来，坐在他的位置上。女的靠着男的肩膀，长发遮住了半边脸。男的搂着女的，毫无顾忌地摸着她的胸。柏建新匆匆走出咖啡厅，直到走出酒店，脑子里还闪着摸胸的镜头，心里一阵恶心。站在酒店广场上，柏建新没有了主意，到哪儿去消磨这漫长的夏夜呢？

## 第二章 迟来的咆哮

“云鼎人家”项目多灾多难。拿地的时候，柏建新担心黄丽鹃打退堂鼓，便请了张姑子勘察地形。张姑子也真卖力，山上山下走了一上午，一直走到脚上起了水泡才歇。

阴气太盛了，张姑子说。黄丽鹃连忙说，建新呀，听到没有，我们不能冒险了！柏建新瞪着张姑子，鼻孔里往外蹿冷气，恨不得扇她一巴掌。张姑子觉出来了，赶紧闭眼掐算，还念念有词，意思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坏到极点了也就好了。她指着对面的林子，两位老总，你们把那些茺地迁走，这儿就变成福地了。黄丽鹃问，你怎么知道里面有茺地？张姑子说，我能掐会算呀。柏建新一行随即在林子深处发现了一片茺地，墓碑上刻着民国的年号。柏建新和黄丽鹃互相看了一眼，不禁对张姑子刮目相看了。张姑子说，为了压住阴气，将来在取名和建筑设计上还得做点儿文章。黄丽鹃问，都听你的就能保证投资安全吗？张姑子怔了怔，闭口不言。

后来，柏建新把这个项目命名为“云鼎人家”。建筑设计成“品”字形，三组楼群犹如三根钢针扎在地上，不但破了阴气，还象征着三足鼎立、稳稳当当的意思。

“云鼎人家”净地时出了岔子，谁也没有料到，动迁户会抱成团，不择手段地要求增加搬迁费。柏建新不能容忍拆迁工作的滞后，如果任由他们闹下去，很可能要把二期工程也耽误了。增加费用？完全是下策，柏建新担心喂不饱他们，那样，形势只会更糟糕。经过推演，柏建新强硬起来，决定一分钱不加。如此一来，双方形成了僵局，项目批下来都快半年了，也没能推倒一栋房子。柏建新找到供电局，把耐火材料厂家属楼一带的用电掐了。第

二天，有四户人家无奈搬走了。一个星期后，自来水也停了。当天，又有四户人家搬走了。剩下的，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这些人不怕飞来的石头，不怕停水停电，豁出去，跟龙翔公司耗上了。有人在下沟果园里找到一口机井，发现了水源，动迁户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几个小时以后，柏建新闻讯来到机井旁，伸头朝井里望，黑黢黢的井水深不可测。人们排队提水，队伍蜿蜒，从井边一直排到几十米外的大石碾子那儿。离开时，他从一排冷漠的眼神中，发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柏建新凝视着这双眼睛，这双眼睛顿时暗淡下来。陪同的扯了下他的衣服，柏建新才踉跄着离开了。路上，他一遍遍地回忆着那双眼睛，它们和二十多年前的那双美丽的眼睛一次次地重叠，他终于相信，这是上官莲君的眼睛。莲姐姐居然住在三江，却不来相见，柏建新痛苦不堪。

接下来的日子，双方僵持着，资金缺口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柏建新坐立不安。有人献出了一条计策，当即赢得满堂喝彩。很简单：派人挑一桶大粪倒进机井里，如果不臭，再倒进一桶，直到井水臭不可闻，无法饮用为止。这条计策够损的，连黄丽鹃都说，真缺德。不过，不费一枪一弹，就能摆平动迁户，也算是个不错的主意了。柏建新拍板同意了。当天，派人到城肥大队，连车及车里装着的大粪都借到手了，趁夜深人静，开到机井边，将半车大粪倾倒入井里。司机下来查看，月光下，井水泛着银色的光亮，迎风嗅了嗅，弥漫着淡淡的臭味，只是没有想象的那样臭。司机跳上车，将剩余的大粪全都排到井里，然后，跑掉了。第二天，柏建新派人去看效果，回来报告说，机井边站了不少人，脸色都很难看。打听消息的人没敢靠得太近，远远望去，仍然有人担水。柏建新很是吃惊，想象不出污秽的井水能有什么用，难道用来做饭吃？

机井被污染了，致使五户人家寒了心，搬走了。没有搬家的，依然到机井担水。三天后，有人羞涩地宣布：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臭味，往鼻孔里塞两个棉花球就可以了。只有鼻子对气味敏感，舌头才不管这等闲事呢。这个人的观点立即获得了响应，从此，人们都在鼻孔里塞上棉花，彻底解决了防臭的难题。柏建新又派人倒了两次大粪，最后一次还没有卸完，就让人发现了。司机被围起来骂，骂了不解恨，还动手打了，打了个半死。从这以后，无论

出多少赏格，都没人敢去了。看着时间一点点被耗费掉，柏建新清楚，再拖下去，将会影响大局。他派人到各职能部门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共同的利益让动迁户们像焊在一起似的，坚不可摧。只要机井在，他们就对高额补偿充满着信心。柏建新后悔不已，虽然，他不是个轻易后悔的人，可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追悔莫及的话：早知大粪不管用，还不如一开始就把那口井给埋了。

机会失去了就再也没有了，动迁户们对机井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二十四小时把守。双方对峙，各自都无计可施。后来，动迁户们铤而走险，劫持了柏建新，形势急转直下了。最终，还是靠柏建新的灵机一动，才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不过，发生了流血事件，造成了八人死亡。虽然统共没有花多少钱就把地净了，却也浪费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因为耽误了这半年，才酿成了后来的悲剧，让龙翔公司赶上了残酷的宏观调控。“云鼎人家”项目刚刚开始，就岌岌可危了。想想够窝囊的，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满足了动迁户们的条件，也不至于为了一千一百万元耽误了大半年的时光。接着，政府的调控政策一个接一个地来，地产行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除了动迁户大规模的上访让柏建新心绪不宁以外，拆借贷款维护资金流畅始终让他焦躁。资金频繁出现缺口，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转，项目成了无源之水，眼看着活人让尿憋死了。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该动用的关系都用上了，柏建新还是一筹莫展。当他终于想出一招妙计的时候，一夜间竟然掉了大把的头发。5月18日这天早晨，柏建新的枕头上蒙了一撮头发，他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脑袋，又带下了一撮头发。柏建新慌忙对着镜子看，脑袋上现出茶杯口大小的肉皮。他大叫着，朝黄丽鹃的卧室冲去。

你这是鬼剃头，黄丽鹃说。柏建新神情恍惚，离开了妻子，找了顶棒球帽扣在头上，这才慢慢下楼。五姐打量着他，小柏，你的脸上粘了好多头发呀。柏建新扭头回到卧室，躲在里面不敢出来。想了一上午，决定到省城看医生。临走前，约了建行的二宝行长深谈。柏建新牺牲了头发想出来的妙计和二宝行长有着极大的关系，他相信凭着他们的交情，二宝会帮忙的。只要他帮忙，“云鼎人家”就有救了。



柏建新去了省城，找到一位名医，花了两万块钱，求了一堆药，又花了五千块钱，织了一顶假发戴回来。几天后，为答谢二宝行长的仗义帮忙，请他吃饭。喝了两杯以后，将棒球帽摘下来，指着头发让二宝看。二宝肯定地说，看见了，细得不能再细了。二宝说，知足吧，有毛就不算秃。回家后，又让黄丽鹃看，黄丽鹃也说看到了。按理说，长出了新头发是该庆贺的，联想到从二宝行长那里拿到的九千万实在惊险，柏建新的喜悦之情便有些滞涩，有些忐忑。说起来，黄丽鹃比柏建新还要滞涩，还要忐忑，她征求了其他股东的意见，大家都对这种骇人听闻的融资行为表示反感，认为这是在刀尖上跳舞。黄丽鹃痛定思痛，下决心要解决问题，准备摆脱柏建新，让公司重新回到安全的轨道上来。公司是她的，不是柏建新的，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闹。

从三江出来时柏建新就一直焦躁，总觉得要出事，心慌慌的，没个着落。果然，没走多远，车子就趴了窝。司机查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只好打电话求救。救援车把车子拖到修配厂，修车师傅说，观察几天吧。听了这话，柏建新突然有种还要倒霉的预感。他没有再和公司要车，而是直接去了机场，买了张去深圳的机票，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三江。在深圳、香港玩了几天后又一路北上，一路游山玩水。

酒店西边有一座小山，穿过一片树林，小石径一步比一步陡峭了，路边，偶尔会出现一块平台，有石凳有石桌，坐满了消暑的人。在一棵迎客松下，柏建新停下脚步，听了听，他们在谈论林彪。柏建新对林彪的历史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他朝山顶望了望，山顶黑得没有边际。柏建新犹豫了一下，顺着台阶继续往上走，拐个弯，迎面是一块山岩，山岩前有一块巴掌大的平地。岩下有一点儿亮光，一闪一灭，如同鬼火。柏建新吓了一跳，原来，有个人蹲在那里抽烟。柏建新捂着狂跳的心窝，慢慢朝后退。如果这人突然扑过来，一把搂过他的脖子，能怎么样呢？柏建新出了一身冷汗，身处如此绝境，不用人家拿刀子杀他，即便冲过来推一下，他不摔死也得残废了。柏建新转身朝山下走，走得心惊胆战。他捕捉到一股阴气，针对他的阴气，这股阴气罩着他，戏弄他，跟随着他，形影不离。柏建新做好了准备，一旦出现风吹草动，他就闪到一旁，搂住树干，然后，反手将那人推下山。